



【浮生】

在这个春天的深处

在2020年这个春天的深处,多少亲人之间原本罕见的陪伴变得漫长和踏实,让唠叨的他们、节俭的他们、感情内敛的他们,交流不多甚至带着隔膜

□李晓

“我说丫头,你是叫、叫小娟吧?”父亲突然在身后小声唤她。父亲的喉咙里似乎黏着痰,声音含混拖沓。小娟回头一看,父亲怔怔地坐在那里,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,电视里正播放着疫情新闻。父亲浑浊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,那目光如夜晚猫的眼神,令人有些发冷。

母亲5年前去世后,父亲就养了一只黑猫作为陪伴。晚上,猫就睡在床榻边,父亲半夜起来小解,看上一眼睡在旁边的猫,叹一口气,好像是心里得到了某种舒缓。

父亲的话,让小娟心里暗暗一惊,一种可怕的念头在心里翻滚起来。想起那天下楼出门买菜,楼下保安大哥告诉她,有天父亲外出回家,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,竟忘记了自家楼层和房间号码,带着怯懦的表情去问保安,后来还是保安把父亲带回了家。

作为教师的父亲,有着老派知识分子的一点虚荣。到了门前,父亲按住胸口一阵咳嗽后,突然哈哈大笑起来,还搂着保安的肩膀说,我是教数学的啊,哪能不记得自己家的门牌号呢?父亲对保安说,进屋进屋,到我家里面陪我喝酒,我亲自给你做几个好菜。保安挠挠脑袋说自己还有工作,下楼去了。

难道今年81岁的父亲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迹象?这是让小娟一想起就难受的,甚至还不能从内心真正接纳。

今年45岁的小娟,是我老家村子里的发小,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成家。春节前,丈夫和儿子都脱不开身,她一个人回来和父亲过年,之后便因为这场疫情一直未能返程。这是小娟成家后和父亲一起呆在家里最长的时间了。

小娟还有一个哥哥,在成都安家。母亲去世以后,父亲在哥哥的软磨硬缠下,去成都住了3个多月时间。父亲好像一棵被移栽的树,面目呈叶子的枯萎耷拉状,饭桌上夹一箸菜也要环顾一下桌上人的表情,儿子给他打来洗脚水,父亲还跟他客客气气说声“谢谢啊”。后来,父亲自己去买了火车票,回到了故乡城市。

一年后,热心人给父亲介绍了一个在城里馆子打工的离婚阿姨。阿姨比父亲小二十多岁,笑声大,饭量大,喜欢吃大麻大辣味,不过看起来热情阳光,是逮住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。这些生活习惯,父亲都能承受。不过,有件事让一向温吞性格的父亲发火了。半年后的一天,父亲冲她大喊了一声:“你走吧,我一个人过。”原来,那位阿姨对父亲提出了两个要求,一是父亲的退休工资卡交给她管;二是父亲过世后,现在的房子归她所有。父亲觉得这个女人过于苛刻,决定余生就一个人过。

在陪伴父亲的日子里,小娟才发现,母亲还一直住在父亲心头。床头柜上,放着母亲的遗像。母亲笑咪咪的样

子,好像随时在招呼着父亲:老头儿,天冷了,多穿点儿;老头儿,不要把饭煮硬了,吃软和一点儿;老头儿,存折密码写在你的硬壳笔记本上。

有天早晨,小娟看见,父亲把母亲的相框捧在胸前,又用手反复摩挲,擦拭。中午吃饭时,父亲突然问:“娟,人死了到底有没有灵魂?”小娟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,突然感觉有些蒙,她摇摇头说:“没有。”父亲似乎很失望的样子,无心吃饭了。小娟又补了一句说:“爸,这件事我也不确定,不过一个外国人说过,人死了是有灵魂的,重量是52克。”父亲再次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,对她面露郑重表情,缓缓说道:“娟,今后我死了,我要去找你妈的灵魂。”

从小到大,小娟和严肃的父亲之间,其实有着很深的隔膜。作为教师的父亲,一向严肃甚至有些呆板,要求小娟和哥哥的成绩在班上至少排名前十。有次小娟考试成绩排名二十多位,父亲还诚惶诚恐地去给班主任老师道歉,连声说“对不起啊,对不起”。后来,兄妹俩都考上了好的大学。小娟考上上海的大学后,平素一向低调的父亲大张旗鼓地请客吃饭,平时酒量不大的父亲,一杯一杯地干了,最后把自己给喝醉了,如大病一场,在家里整整睡了两天。

到了疫情低风险期,小娟就要离开父亲回上海了。头天晚上,小娟去买了花鲢鱼,做了父亲喜欢吃的番茄鱼,父亲在阳台上给她打下手,剥大蒜,洗小葱。小娟同父亲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,小娟说:“爸爸,我走了,您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。”父亲说:“我没事儿,你们好好干,我就放心了。”

小娟把油和作料倒进热锅里,哗啦一声,油烟蒸腾中,小娟一歪头,看见沉默的父亲佝偻着身子趴在阳台栏杆上,望着灯火亮起的城市流泪了。

在2020年这个春天的深处,多少亲人之间原本罕见的陪伴变得漫长和踏实,让唠叨的他们、节俭的他们、感情内敛的他们、交流不多甚至带着隔膜的他们、貌似生活得热闹其实深深孤独的他们,被这难得的陪伴,如雨水一样滋润了心田,春风一样吹散了一直堆积在心中的尘灰与阴云。

在这个春天,其实还有一件残酷的事,我本不想把它放在文章的结尾,但它就发生在我所在的这个江边山城,就发生在我的身边。一位患抑郁症的父亲,那天下午抱着他3岁的儿子亲吻着说,爸爸真不想离开你啊。而后,这个男人走到长江大桥上,纵身一跳。我与这个男人是认识的,曾一起喝过两次酒。我不想去追问,到底是琐碎生活中的哪一根鸡毛最后压垮了他?在烟火生活复苏的这个春天,我至今还是无法忘记他或者理解他。我所看到的春天的深处,是万物喜悦生长,万里山水含笑,磅礴力量汇集。

老家栽樱花树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。因地域和气候差异,很多同类植物的生长变化在季节上有明显差异,老家的花开和济南正好差半个月,也就是晚一个节气。一般情况下,4月15日前后,是位于安丘西部的老家大路村樱花开放最盛的时节。

近日看即将出版的《大路村志》才知道,老家是从1998年开始栽种樱花树的。那一年,新村规划已经完成,偌大一个村庄形成7纵20横的布局,每排五户,每户四间,500多户人家都住上了青砖红瓦、整齐划一的新房。随着农村经济的转型,经济型作物的大葱大姜替代了主粮型的玉米小麦,过去作为主要柴草来源的玉米秸、小麦秸也不再占据农家院的边边角角。大路村位于史沟河和汶河交汇的淤积平原,水多地肥,种什么长什么,而且长得非常好。于是村民在村委的统一规划下,在院里栽葡萄,在院外栽樱花,号称打造一种“庭院经济”。当时很多人觉得,也只能是“号称”,恐怕最后只见庭院不见经济。

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,葡萄确实在院子里长成了茁壮的葡萄树,结出了稀甜硕大的巨峰葡萄,只是有的人家卖成了钱,有的人家饱了自家人以及亲戚朋友的口福。樱花树可就不一样了,几乎成了家家户户的摇钱树。从1998年春天栽下207棵樱花树,到6年后的2004年,一棵棵拇指粗的小树苗就长成了碗口粗。那一年,北京奥运村到了绿化阶段,大路村的樱花树因为品种好、树形佳,生逢其时,被一棵棵连根挖出,用大吊车吊到大拖车上往北京疾驰而去。望着硕大的树墩,七十多岁的宝华大叔说,“一棵卖三千多元,是连咱这里的好土一起拉走了,一点儿不算贵。”2014年我去北京出差,特意去鸟巢转了转,围着一棵棵生长茂盛的樱花树看来看去,因为没有标记,不知哪一棵是从老家拉来的,但其中肯定有带着故乡的泥土在这里落地生根、枝繁叶茂的,内心不由升腾出一份特别的亲近和自豪感。村里新栽下的树苗,几年后又长成了碗口粗,青岛黄岛绿化开始了,又一棵棵拉到海风徐徐、空气湿润的海边,留给大路乡亲一份遥远的念想和骄傲。

看到樱花树这么值钱、这么受欢迎,乡亲们种植的热情越来越高。不仅两条主街的两边种满了,东西南北的小街小巷也栽满大大小小的樱花树。

今年清明节前从济南回老家时,济南的樱花即将盛开,按出行计划,必定要错过泉城美丽的樱花季,心生不舍。可是,疫情之下,出门几多不便,错过就错过吧。好在老家的樱花开放尚待时日。果然,回到老家时,连翘开成壮观的金黄,玉兰一树繁花,丁香、海棠含苞待放,而樱花树还静悄悄的不见动静,枝头的蓓蕾刚刚开始鼓胀。有人正在娘家大哥的家门前挖樱花树,大哥看到我们疑惑的

神情,连忙解释,有人来买这两棵樱花树,一棵给1000元,就卖了吧,卖了咱再栽新的。我们点头笑笑,看得出大哥有些伤感,仿佛送“家有少女初长成”的女儿远行。这些日子,只要散步到村南的省道边,都能看到刨出待运的樱花树。问村里经营苗木的邻家侄子李志军,大路村现有樱花树多少棵?他一边掐着指头一边说,栽在村内的不下两万棵,还有栽在田间地头的,加起来不下5万棵。

这些天,从朋友圈里看到了武汉的樱花开,看到了济南的樱花开,又看到了北京的樱花开,可是老家大大小小的樱花树依然像安静的少女,优雅而从容地

把控着自己的花期,天气暖了,花蕾明显长一点;寒流一来,便把自己紧紧地裹住。看着看着,我都有些急了。4月8日上午,天晴气暖,推门出去,路边的樱花树果然有花朵开放了,虽然只是在树冠的最下面花开几朵,已足以让人惊喜。大多数花蕾进入了含苞欲放的状态,若第二天气温再升,离怒放也就三两天的事。可是,天公不作美,4月9日一股寒流北来,气温骤降,不仅有雨淅淅沥沥,还飘了一阵雪花。雨中、风中,开了的依然怒放,没开的更加淡定,紫红色的花蕾静静地下垂着。不急就不急吧,其实只要沉得住气,等待是最美好的。

果然,从4月8日花开几朵,到13日这天,因为高温达到21摄氏度,大多数花开半树,紫红色的花蕾开放成粉红色花朵,于蓝天下微风中摇曳出热烈又绚烂的姿态。14日,天更晴气更暖,真的是一夜之间,满街满村的樱花就从下开到上、从里开到外,置身其中有一种如梦似幻如痴如

醉的感觉。我的大路乡亲,像过节一样迎接这美丽的樱花季。有一大早在路边一边散步一边观赏的,有夕阳西下从地里忙碌回来坐在大门口一边抽烟一边欣赏的,有的坐在家就能窗外花影摇曳。如此良辰美景,真的是想想就醉了。

面对似锦繁花,语言是苍白的,只能是一种情丝万种思绪,任想象在花树间如蝶翩飞。大路村村东这条贯穿南北的大道,长约700米,我出家门由北向南漫步,看路两边的樱花树一路延展,一路云蒸霞蔚,一路诗情画意。在一棵树下站定,我小心地摘下一束花朵。怪不得看上去花团锦簇呢,樱花是一嘟噜一嘟噜长的,少的三朵,多的六朵,大多数是四朵,拥拥挤挤地凑在一起。花瓣又多,层层重叠,数了数,有八九层,像巧剪裁出的薄绢,细柔如织锦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,大路的四月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樱花树,更多一份美丽和浪漫。然而,万物有遗憾,樱花虽壮观、虽惊艳,但花期太短暂,有“花开七日”之说。以我家大哥的说法,“开得最好的时候,其实只有三天。”有机会的话,欢迎大家来我的老家尽赏樱花之绚烂、之壮美。

樱花开满的村庄

〔实录〕

□李秀珍